



空匙餵飼：

英治時代社區建設之殖民性

著——金佩瑋 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講師

香港社會文化系列

主編：張少強、陳嘉銘、梁啟智

空匙餵飼：英治時代社區建設之殖民性

作者：金佩璋

《香港社會文化研究系列》專門提供以中文寫作的新近香港研究。運作宗旨堅持學術研究不應疏離研究對象，本土文化探討要跟生活世界緊密對話，務求以中文書寫香港研究，讓文獻得以延續，藉此激發香港有更敏銳的本土自覺及更豐富的想像力，並因應香港自身的特性創造新穎的知識及適時的學術研究。

香港當代歷史縱橫交錯，多重內外力量糾纏，中國崛起，格局起變；跨國資本主義，統攝全球；都市想像，追求不斷發展；新媒體盛行，打開公共資訊空間；英治時期的殖民遺業，仍在背後影響局面；源自冷戰結構的中港對立，繼續衝擊中華歷史文化認同；一直都在內部拉扯的張力，有民眾的不同價值實踐及生活取向、民間社會對政治支配的集體抗衡，以及各式各樣的新舊社會運動。研究香港，既要重新檢視特有的社會文化軌跡，也要敏銳回應當下這個波譎雲詭的後九七局勢，特別是當中「本土」、「殖民」、「國族」、「資本」及「全球化」等因素如何在這個華人城市相互接疊，拉扯及撞擊。可惜，在香港的學術制度之下，「用英文寫作」，「國際期刊出版」，「有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已屬凌駕其他學術追求的成規。香港研究往往喪失了學院體制的正式認同。這就急需在學院體制內外重新開拓香港研究應有的空間，為香港本土出版自身所需要的中文學術文獻。由2002年起，一眾香港學者本著熱誠及興趣，攜手合作，透過籌辦兩年一屆的《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迎難而行，定期發表專門研究香港的學術著作，並把著作輯錄成書。整體來說，我們結集的論文主要有以下的特點：

- 1) 發掘研究香港的新主題及新議案；
- 2) 引入或提出新的理論、概念、以及研究方法來探討香港；
- 3) 提供跨學科的研究視野及多角度分析；
- 4) 強調人文，學術知識與大眾生活的連繫；
- 5) 拆解香港社會的不同迷思；
- 6) 剖析港人的混雜身分認同；
- 7) 檢視廣泛的社會文化課題，從閒常層面到包含重大背景的本土現象；
- 8) 介入香港當前現況，對中國重申香港主權進行切要記述；
- 9) 重繪香港的殖民經驗及冷戰故事；
- 10) 述評現有學術論述的得失，追求香港研究的自身反省。

為求出版更快、更廣、有更即時的流通，我們在2012年，《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迎來第一個十年的時刻，決定增設這個網站刊載大會所得並經嚴謹編審的完整論文，透過電子管道與其他學者及大眾交流，期望能夠帶來更多的香港社會文化反思，可得更廣泛的回響及支持。

jcMotion，一個由中大新傳學院師生、校友共同打造的電子出版平台。我們利用新媒介，向社會大眾傳播緊貼時代的資訊與思潮。鼓勵多元創意，同時重視學術的嚴謹性。透過電子化的學術論文、創意讀物及講座內容，jcMotion致力拓展傳播領域，連結學術與社會，探索溝通的可能性。

如有查詢，請電郵至 jcmotion@cuhk.edu.hk

jcMotion出版工作論文和專題著作，作者保留權利，將此作品通過其他渠道，如學術期刊、書籍等，以印刷或電子格式出版。

Copyright © 2016 金佩瑋. All rights reserved.

文獻引用：

金佩瑋。2016。「空匙餵飼：英治時代社區建設之殖民性」。
張少強、陳嘉銘、梁啟智（主編）。《香港社會文化系列》。取自
<http://jcmotion.com.cuhk.edu.hk>

目錄

前言

社區的建成

民政系統中的社區建設

政制發展與地方行政

空匙餵飼

後語：知識營養充權

參考書目

前言

2014年底，香港發生了歷時79天，名為「雨傘運動」的公民抗命運動¹。這場由「和平佔中」啟始²，終以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被立法會否決作結的行動沒能達至預期效果：真普選訴求未能成事，中國反而更加高調介入特區事務，打壓學術自由、限制言論空間、以至社會日益撕裂。然而，由於不少雨傘人（佔領者）在佔領區經歷了難忘的社區生活³，深明社區建設的重要性；結果，不少「傘兵」決定轉移陣地，散落社區⁴。當中有人參選區議會、有人決定紮根社區深

1 由於在衝突中，大群示威者經常擺出「雨傘陣」合力抵擋警方胡椒噴霧。外國傳媒遂將是次事件稱為「雨傘革命」；然而，不少參與者不認為佔領行動是「革命」，遂稱之為「雨傘運動」。又由於在佔領之前一週，大學生發起了以黃絲帶為記的罷課行動，被視為佔領的最後導火線。結果，「黃雨傘」跟黃絲帶一同成為了整場運動的標誌。

2 「和平佔中」全名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肇始於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戴耀廷在一篇文章《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中，提出以「佔領中環」為手段，爭取在香港落實真普選。這個想法得到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的陳健民教授、社運牧師朱耀明，以及一大群民主派支持者的響應。然而，和平佔中一直缺乏具體執行計劃，直到罷課最後一天，即佔領爆發前的午夜，學運領袖試圖進入金鐘政府總部而遭拘捕，示威者齊集政總門外不肯散去，戴教授才認為時機已到，提早宣布「佔領中環，正式啟動」。不過，此舉被學生領袖視為「騎劫」，而「佔中」到底有沒有發生，仍存爭論。

3 在佔領中「暫借」回來的79天，雨傘人自覺要好好管理自己的「領土」（佔領區）。他們不但著重地方清潔，還在原為高速公路的佔領區建設了便民通道、自修室等。16.9%的參與者表示他們曾在三個佔領區範圍協助清潔、回收以及社區建設的工作。（「雨傘運動參與者調查」）在沒有統一公權力監督之下，雨傘人以「自律」和「利他」的互助精神，維持了佔領區的安穩。這次自發性的社建經驗，令他們相信改變，打造「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4 在雨傘運動後期，參與者同意以散落社區為撤退後的策略。由於「傘」與「散」在粵語中讀音相同，這些參與者便以「傘落社區」為行動名稱。「傘落社區」原為一個以「落區」為宗旨的雨傘團體，取漢語中「雨傘」（umbrella）和「降落傘」（parachute）的「傘」作為重義字，有「雨傘運動降落社區」的意味。故傘後不久，有意出戰區議會選舉的雨傘人，便被稱為「傘兵」（umbrella soldier 而不是 paratrooper）。

耕、有人要向社區宣傳自己的政治理念。一時之間，本土的政治能量都在受挫之後，投射到社區，寄望社區可以成為新的陣地，孕育新的能量。

然而，社區是什麼？這是任何對社區有想法或想「落區」的人必須好好瞭解的課題。過去，部分社運人士和知識分子對社區往往有一些刻板印象，例如，社區的居民多是草根階層，相對貧窮、保守、內向而馴順，但他們屬於傳統的載體，頗為純情/ 無知卻又同時掌握「民間智慧」(King, 2015:5)。但這是真相的全部嗎？自我2003年參選灣仔區議會「落區」開始，短短四年議員生涯，讓我深深感受社區的複雜性；最深的領悟是，社區從來不同質，亦非渾然天成，而是透過不同的社區建設過程而形成的。